

名

家

藏

書

此卷乃宋王羲之
所書之蘭亭序也
其筆法之精妙
非筆墨所能形容
誠為書中第一
寶也

名家藏書



啓功藏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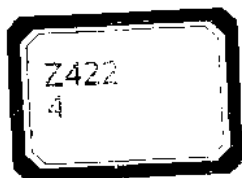
名家藏书/聂明主编—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 4

(华夏藏书系列)

ISBN7-81056-520-6

I. 名… II. 聂… III. 古籍—汇编—中国 IV. Z4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11490 号



书 名 名家藏书
主 编 聂 明
责任编辑 张 山
出 版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地址：北京中关村南大街 电话： 68472815 68932218)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通州区华龙印刷厂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16
印 张 240 印张
字 数 3400 千字
印 数 1000 册
版 次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7-81056-520-6/Z·6
定 价 1660.00 元 (全六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华夏藏书

目 录

第三部 名家藏书

第三卷

水经注	(一)
反经	(三七五)
山海经	(六〇五)

水經注

后魏 酈道元

原序

《序》曰：《易》称天以一生水，故气微于北方，而为物之先也。《玄中记》曰：天下之多者水也，浮天载地，高下无所不至，万物无所不润。及其气流屈石，精薄肤寸，不崇朝而泽合灵宇者，神莫与并矣。是以达者不能测其渊冲，而尽其鸿深也。昔《大禹记》著山海，周而不备；《地理志》其所录，简而不周；《尚书》、《本纪》与《职方》俱略；都赋所述，裁不宣意；《水经》虽粗缀津绪，又阙旁通。所谓各言其志，而罕能备其宣导者矣。今寻图访蹟者，极聆州域之说，而涉土游方者，寡能达其津照，纵仿佛前闻，不能不犹深屏营也。余少无寻山之趣，长违问津之性，识绝深经，道沦要博，进无访一知二之机，退无观隅三反之慧。独学无闻，古人伤其孤陋；捐丧辞书，达士嗟其面墙。默室求深，闭舟问远，故亦难矣。然毫管窥天，历简时昭，饮河酌海，从性斯毕。窃以多暇，空倾岁月，辄述《水经》，布广前文。《大传》曰：大川相间，小川相属，东归于海。脉其枝流之吐纳，诊其沿路之所躋，访渎搜渠，缉而缀之。《经》有谬误者，考以附正文所不载，非经水常源

者，不在記注之限。但綿古茫昧，華戎代表，郭邑空傾，川流戕改，殊名異目，世乃不同。川渠隱顯，書圖自負，或亂流而攝流，或直絕而生通稱，枉渚交奇，洄湍決瀆，躑躅枝煩，條貫系夥。《十二經》通，尚或難言，輕流細濺，固難辨究，正可自獻徑見之心，備陳輿徒之說，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所以撰證本《經》，附其枝要者，庶备忘誤之私，求其尋省之易。

卷一

河水

昆侖墟在西北，

三成為昆侖丘。《昆侖說》曰：昆侖之山三級：下曰樊

桐，一名板桐；二曰玄圃，一名閭風；上曰層城，一名天庭；是為太帝之居。

去嵩高五万里，地之中也。

《禹本紀》与此同。高誘稱河出昆山，伏流地中万三千里，禹導而通之，出積石山。案《山海經》：自昆侖至積石千七百四十里。自積石出隴西郡至洛，准《地志》可五千余里。又案

《穆天子傳》：天子自昆山入于宗周，乃里西土之數。自宗周灋水以西，至于河宗之邦、陽紆之山，三千有四百里，自陽紆西至河首四千里，合七千四百里。《外國圖》又云：從大晉國正西七万里，得昆侖之墟，諸仙居之。數說不同，道阻且長，經記綿緲，水陸路殊，徑復不同，淺見末聞，非所詳究，不能不聊述聞見，以志差違也。

其高万一千里，

《山海經》稱方八百里，高万仞。郭景純以為自上一千五百余里。《淮南子》稱高万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三尺六寸。

河水

《春秋說題辭》曰：河之為言荷也，荷精分布，怀阴引度也。《釋名》曰：河，下也，隨地下處而通流也。《考異郵》曰：河者，水之氣，四渎之精也，所以流化。《元命苞》曰：五行始焉，万物之所由生，元氣之腴液也。《管子》曰：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脉之通流者，故曰水具財也。五害之属，水最大。水有大小，有远近，水出山而流入海者，命曰经水；引他水入于大水及海者，命曰枝水；出于地沟，流于大水，及于海者，又命曰川水也。《庄子》曰：秋水时至，百川灌河，经流之大。《孝经援神契》曰：河者，水之伯，上应天汉。《新论》曰：四渎之源，河最高而长，从高注下，水流激峻，故其流急。

徐干《齐都赋》曰：川渚则洪河洋洋，发源昆仑，九流分逝，北朝沧渊，惊波沛厉，浮沫扬奔。《风俗通》曰：江、河、淮、济为四渎。渎，通也，所以通中国垢浊。《白虎通》曰：其德著大，故称渎。《释名》曰：渎，独也。各独出其所而入海。

出其东北隅

《山海经》曰：昆仑虚在西北，河水出其东北隅。《尔雅》曰：河出昆仑虚，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黄。《物理论》曰：河色黄者，众川之流，盖浊之也。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矣。汉大司马张仲议曰：河水浊，清澄一石水，六斗泥。而民竞引河溉田，令河不通利。至三月，桃花水至则河决，以其噎不泄也。禁民勿复引河，是黄河兼浊河之名矣。《述征记》曰：盟津、河津恒浊，方江为狭，比淮、济为阔。寒则冰厚数丈，冰始合，车马不敢过，要须狐行，云此物善听，冰下无水乃过。人见狐行，方渡。余案《风俗通》云：里语称狐欲渡河，无如尾何。且狐性多疑，故俗有狐疑之说，亦未必一如缘生之言也。

屈从其东南流，入渤海。

《山海经》曰：南即从极之渊也，一曰中极之渊，深三百仞，惟冯夷都焉。《括地图》曰：冯夷恒乘云车驾二龙。河水又出于阳紆陵门之山，而注于冯逸之山。《穆天子传》曰：天

子西征，至阳紆之山，河伯冯夷之所都居，是惟河宗氏。天子乃沉圭璧礼焉。河伯乃与天子披图视典，以观天子之宝器、玉果、璇珠、烛银、金膏等物，皆《河图》所载，河伯以礼，穆王视图，方乃导以西迈矣。粤在伏羲，受龙马图于河，八卦是也。故《命历序》曰：《河图》，帝王之阶，图载江河、山川、州界之分野。后尧坛于河，受《龙图》，作《握河记》。逮虞舜、夏、商，咸亦受焉。李尤《盟津铭》：洋洋河水，朝宗于海，径自中州，《龙图》所在。《淮南子》曰：昔禹治洪水，具祷阳紆。盖于此也。高诱以为阳紆秦藪，非也。释氏《西域记》曰：阿耨达太山，其上有大渊水，宫殿楼观甚大焉。山，即昆仑山也。《穆天子传》曰：天子升于昆仑，观黄帝之宫，而封丰隆之葬。丰隆，雷公也。黄帝宫，即阿耨达宫也。其山出六大水，山西有大水，名新头河。郭义恭《广志》曰：甘水也，在西域之东，名曰新陶水，山在天竺国西，水甘，故曰甘水。有石盐，白如水晶，大段则破而用之。康泰曰：安息、月氏、天竺至伽那调御，皆仰此盐。释法显曰：度葱岭，已入北天竺境。于此顺岭西南行十五日，其道艰阻，崖岸险绝，其山惟石，壁立千仞，临之目眩，欲进则投足无所。下水，名新头河。昔人有凿石通路施倚梯者，凡度七百梯，度已，蹶悬絙过河，河两岸，相去咸八十步。九译所绝，汉之张骞、甘英皆不至也。余诊诸史

传，即所谓罽宾之境，有盘石之障，道狭尺余，行者骑步相持，
 矩桥相引，二十许里，方到悬度，阻险危害，不可胜言。敦义恭
 曰：乌秣之西，有悬度之国，山溪不通，引绳而度，故国得其
 名也。其人山居，佃于石壁间，累石为室。民接手而饮，所谓
 猿饮也。有白草、小步马，有驴无牛，是其悬度乎？释法显又
 言：度河便到乌长国。乌长国即是北天竺。佛所到国也。
 佛遗迹于此，其迹长短在人心念，至今犹尔，及晒衣石尚在。
 新头河又西南流，屈而东南流，径中天竺国。两岸平地，有国
 名毗荼，佛法兴盛。又径蒲那般河。河边左右，有二十僧伽
 蓝。此水径摩头罗国，而下合新头河。自河以西，天竺诸国，
 自是以南，皆为中国，人民殷富。中国者，服食与中国同，故名
 之为中国也。泥洹已来，圣众所行，威仪法则，相承不绝。自
 新头河至南天竺国，迄于南海，四万里也。释氏《西域记》曰：
 新头河经罽宾、犍越、摩河刺诸国，而入南海是也。阿耨达山
 西南有水，名遥奴；山西南小东有水，名萨罕；小东有水，
 名恒伽。此三水同出一山，俱入恒水。康泰《扶南传》曰：恒
 水之源，乃极西北，出昆仑山中，有五大源，诸水分流，皆由此
 五大源。枝扈黎大江出山西北流，东南注大海。枝扈黎，即恒
 水也，故释氏《西域记》有恒曲之目。恒北有四国，最西头恒曲
 中者是也。有拘夷那羯国。《法显传》曰：恒水东南流，径拘

夷那羯国南，城北双树间，有希连禅河。河边，世尊于此北首
 般泥洹，分舍利处。支僧载《外国事》曰：佛泥洹后，天人以
 新白縹裹佛，以香花供养，满七日，盛以金棺，送出王宫，度一
 小水，水名醯兰那，去王宫可三里许，在官北。以栴檀木为薪，
 天人各以火烧薪，薪了不燃，大迦叶从流沙还，不胜悲号，感动
 天地，从是之后，他薪不烧而自然也。王敛舍利，用金作斗，量
 得八斛四斗，诸国王、天龙神王各得少许。赍还本国，以造佛
 寺。阿育王起浮屠于佛泥洹处，双树及塔，今无复有也。此树
 名娑罗树，其树花名娑罗法也。此花色白如霜雪，香无比也。
 竺枝《扶南记》曰：林杨国去金陈国步道二千里，车马行，无
 水道。举国事佛，有一道人命过烧葬，烧之数千束樵，故坐火
 中，乃更著石室中，从来六十余年，尸如故不朽，竺枝目见之。
 夫金剛常住，是明永存，舍利刹见，毕天不朽，所谓智空罔穷，
 大觉难测者矣。其水乱流注于恒。恒水又东径毗舍利城北。
 释氏《西域记》曰：毗舍利，维邪离国也。支僧载《外国事》
 曰：维邪离国去王舍城五十由旬，城周围三由旬，维诘家在大
 城里宫之南，去宫七里许，屋宇坏尽，惟见处所尔。释法显
 云：城北有大林重阁，佛住于此，本奄婆罗女家施佛起塔也。
 城之西北三里，塔名放弓仗。恒水上流有一国，国王小夫人生
 肉胎，大夫人妒之，言汝之生，不祥之征，即盛以木函，掷恒水

中。下流有國王游觀，見水上木函，開看，見千小兒端正殊好，王取養之，遂長大，甚勇健，所往征伐，无不摧服。次欲伐父王本國，王大愁忧。小夫人問：「何故愁忧？」王曰：「彼國王有千子，勇健无比，欲來伐吾國，是以愁尔。小夫人言：勿愁，但于城西作高楼，賊來時，上我置樓上，則我能却之。」王如是言。賊到，小夫人于樓上語賊云：「汝是我子，何故反作逆事？」賊曰：「汝是何人，云是我母？」小夫人曰：「汝等若不信者，尽张口仰向。」小夫人即以兩手捋乳，乳作五百道，俱坠千子口中。賊知是母，即放弓仗。父母作是思惟，皆得辟支佛。今其塔犹在，后世尊成道，告諸弟子，是吾昔時放弓仗處。后人得知，于此处立塔，故以名焉。千小兒者，即賢劫千佛也。釋氏《西域記》曰：恒曲中次东，有僧迦扇奈揭城，佛下三道宝阶國也。《法显傳》曰：恒水东南流，径僧迦施國南。佛自初利天东下三道宝阶，为母说法处。宝阶既没，阿育王于宝阶处作塔。后作石柱，柱上作師子像，外道少信，師子为吼，怖效心滅。恒水又东径罽宾饶夷城。城南接恒水，城之西北六七里，恒水北岸，佛为諸弟子说法处。恒水又东南径沙祇國北。出沙祇城，南门道东，佛嚼杨枝刺土中，生长七尺，不增不减，今犹尚在。恒水又东南，径迦维罗卫城北。故淨王宮也，城东五十里有王園，園有池水，夫人入池洗浴，出北岸二十步，东向

举手，扳樹生太子。太子墮地，行七步，二龙吐水浴太子，遂成井池，众僧所汲養也。太子与难陀等扑象角力，射箭入地。今有泉水，行旅所資飲也。釋氏《西域記》曰：城北三里恒水上，父王迎佛处，作浮圖，作父抱佛像。《外國事》曰：迦维罗越國今无复王也。城池荒秽，惟有空处，有优婆塞姓釋，可二十余家，是昔淨王之苗裔，故为四姓，住在故城中，为优婆塞，故尚精進，犹有古风。彼日浮圖坏尽，条王弥更修治一浮圖，私河条王送物助成，今有十二道人住其中。太子始生時，妙后所扳樹，樹名須河。阿育王以青石作后扳生太子像。昔樹无复有，后諸沙門取昔樹栽种之，展轉相承到今，樹枝如昔，尚荫石像。又太子見行七步足迹，今日文理見存。阿育王以青石挾足迹兩边，复以一長青石覆上。國人今日恒以香花供養，尚見足七形，文理分明。今虽有石覆无异，或人复以数重吉貝，重覆貼着石上，逾更明也。太子生時，以龙王夹太子左右，吐水浴太子，见一龙吐水暖，一龙吐水冷，遂成二池。今尚一冷一暖矣。太子未出家前十日，出往王田閭浮樹下坐，樹神以七宝奉太子，太子不受，于是思惟欲出家也。王田去宮一据。据者，晉言十里也。太子以三月十五日夜出家，四天王來迎，各捧馬足。尔時諸神天人側塞，空中散天香花。此時以至河南摩强水，即于此水边作沙門。河南摩强水在迦维罗越北，相去

十由旬。此水在罗阅祇瓶沙国，相去三十由旬。菩萨于是暂过，瓶沙王出见菩萨，菩萨于瓶沙随楼那果园中住一日，日暮便去半达钵愁宿。半达，晋言白也；钵愁，晋言山也。白山北去瓶沙国十里，明旦便去，暮宿县兰山，去白山六由旬。于是径诣贝多树，贝多树在阅祇北，去县兰山二十里。太子年二十九出家，三十五得道，此言与经异，故记所不同。竺法维曰：迦维卫国，佛所生天竺国也。三千日月、万二千天地之中央也。康泰《扶南传》曰：昔范旃时，有罽杨国人家翔梨，尝从其本国到天竺，展转流贾至扶南，为旃说天竺土俗、道法流通，金宝委积，山川饶沃，恣所欲，左右大国，世尊重之。旃问云：今去何时可到，几年可回？梨言：天竺去此，可三万余里，往还可三年逾。及行，四年方返，以为天地之中也。恒水又东径蓝莫塔。塔边有池，池中龙守护之。阿育王欲破塔，作八万四千塔，悟龙王所供，知非世有，遂止。此中空荒无人。群象以鼻取水洒地，若苍梧、会稽、象耕、鸟耘矣。恒水又东至五河口，盖五水所会，非所详矣。阿难从摩竭国向毗舍利，欲般泥洹，诸天告阿闍世王，王追至河上，梨车闻阿难来，亦复来迎，俱到河上。阿难思惟，前则阿闍世王致恨，却则梨车复怨，即于中河，人火光三昧，烧具两般泥洹。身二分，分各在一岸，二王各持半舍利，还起二塔。渡河南下一由巡，到摩

竭提国巴连弗邑。邑，即是阿育王所治之城。城中宫殿皆起墙阙，雕文刻镂，累大石作山，山下作石室，长三丈，广二丈，高丈余，有大乘婆罗门子，名罗汰私婆，亦名文殊师利，住此城里，爽悟多智，事无不达，以清净自居，国王宗敬师事之。赖此一人，宏宣佛法，外不能陵。凡诸国中，惟此城为大，民人富盛，竞行仁义。阿育王坏七塔，作八万四千塔。最初作大塔，在城南二里余，此塔前有佛迹，起精舍，北户向塔，塔南有石柱，大四五围，高三丈余，上有铭，题云：阿育王以阎浮提布施四方。僧还以钱赎塔。塔北三百步，阿育王于此作泥犁城，城中有石柱，亦高三丈余，上有师子柱，有铭记，作泥犁城因缘，及年数日月。恒水又东南径小孤石山。山头有石室，石室南向，佛昔坐其中，天帝释以四十二事问佛，佛一一以指画石，画迹故在。恒水又西径王舍新城。是阿闍世王所造，出城南四里，入谷至五山里，五山周围，状若城郭，即是薛沙王旧城也。东西五六里，南北七八里，阿闍世王始欲害佛处。其城空荒，又无人径，人谷傅山，东南上十五里，到耆闍崛山，未至顶三里，有石窟南向，佛坐禅处。西北四十步，复有一石窟，阿难坐禅处。天魔波旬化作雕鹫恐阿难，佛以神力，隔石舒手摩阿难肩，怖即得止。鸟迹、手孔悉存，故曰雕鹫窟也。其山峰秀端严，是五山之最高也。释氏《西域记》云：耆闍崛山在阿耨

达王舍城东北，西望其山，有两峰双立，相去二三里，中道鹭鸟，常居其岭，土人号曰耆闍崛山。胡语耆闍，鹭也。又竺法维云：罗阅祇国有灵鹭山，胡语云耆闍崛山。山是青石，石头似鹭鸟。阿育王使人凿石，假安两翼两脚，凿治其身，今见存，远望似鹭鸟形，故曰灵鹭山也。数说不同，远迹亦异，今以法显亲宿其山，诵《首楞严》，香华供养，闻见之宗也。又西径迦那城南。三十里，到佛苦行六年坐树处，有林木。西行三里，到佛入水洗浴、天王按树枝得扳出池处。又北行二里，得弥家女奉佛乳糜处。从此北行二里，佛于一大树下石上东向坐食糜处，树石悉在，广六尺，高减二尺。国中寒暑均调，树木或数千岁，乃至万岁。从此东北行二十里，到一石窟，菩萨入中，西向结跏趺坐，心念若我成道，当有神验。石壁上即有佛影见，长三尺许，今犹明亮。时天地大动，诸天在空中，此非过去当来诸佛成道处，去此西南行，减半由旬，贝多树下，是过去当来诸佛成道处。诸天导引菩萨起行，离树三十步，天授吉祥草，菩萨受之，复行十五步，五百青雀飞来，绕菩萨三匝西去。菩萨前到贝多树下，敷吉祥草，东向而坐。时魔王遣三玉女从北来试菩萨，魔王自从南来，菩萨以足指按地，魔兵却散，三女变为老姥，不自服。佛于尼拘律树下方石上东向坐，梵天来诣佛处，四天王捧钵处皆立塔。《外国事》曰：毗婆梨佛在

此一树下六年，长者女以金钵盛乳糜上佛，佛得乳糜，住足尼连禅河浴。浴竟，于河边啖糜竟，掷钵水中，逆流百步，钵没河中，迦梨郊龙王接取在宫供养，先三佛钵亦见。佛于河傍坐摩诃菩提树，摩诃菩提树去贝多树二里，于此树下七日，思惟道成，魔兵试佛。释氏《西域记》曰：尼连水南注恒水，水西有佛树，佛于此苦行，日食糜六年。西去城五里许，树东河上，即佛入水浴处。东上岸尼拘律树下坐修，舍女上糜于此。于是西度水，于六年树南贝多树下坐，降魔得佛也。佛图调曰：佛树中枯，其来时更生枝叶。竺法维曰：六年树去佛树五里，书其异也。法显从此东南行，还巴连弗邑，顺恒水西下，得一精舍，名旷野，佛所住处。复顺恒水西下，到迦尸国波罗奈城。竺法维曰：波罗奈国在迦维罗卫国南千二百里，中间有恒水，东南流，佛转法轮处，在国北二十里，树名春浮，维摩所住处。法显曰：城之东北十里许，即鹿野苑，本辟支佛住此，常有野鹿栖宿，故以名焉。法显从此还，居巴连弗邑。又顺恒水东行，其南岸有瞻婆大国。释氏《西域记》曰：恒曲次东有瞻婆国城，南有卜佉兰池，恒水在北，佛下说戒处也。恒水又径波丽国。即是佛外祖国也。法显曰：恒水又东到多摩梨鞞国，即是海口也。释氏《西域记》曰：大秦一名梨鞞。康泰《扶南传》曰：从迦那调洲西南入大湾，可七八百里，乃到枝

扈黎大江口，度江徑西行，极大秦也。又云：发拘利口，人大湾中，正西北入，可一年余，得天竺江口，名恒水。江口有国，号担祿，属天竺。遣黄门字兴为担祿王。释氏《西域记》曰：恒水东流入东海。盖二水所注，两海所纳，自为东西也。释氏论佛图调列《山海经》曰：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昆仑。又曰：钟山西六里有昆仑山，所出五水，祖以《佛图调传》也。又近推得康泰《扶南传》，《传》昆仑山正与调合。如《传》，自交州至天竺最近。泰《传》亦知阿耨达山是昆仑山。释云赖得调《传》，豁然为解，乃宣为《西域图》，以语法汰。法汰以常见怪，谓汉来诸名人，不应河在敦煌南数千里，而不知昆仑所在也。释云，复书曰案《穆天子传》。穆王于昆仑侧瑶池上觴西王母，云去宗周瀍涧，万有一千一百里，何得不如调言？子今见泰《传》，非为前人不知也。而今以后，乃知昆仑山为无热丘，何云乃胡国外乎？余考释氏之言，未为佳证。《穆天子》、《竹书》及《山海经》，皆埋缁岁久，编韦稀绝，书策落次，难以缉缀。后人假合，多差远意，至欲访地脉川，不与经符，验程准途，故自无会。释氏不复根其众归之鸿致，陈其细趣，以辨其非，非所安也。今案《山海经》曰：昆仑墟在西北，帝之下都，昆仑之墟，方八百里，高万仞，上有木禾，面有九井，以玉为槛，面有九门，门有开明兽守之，

百神之所在。郭璞曰：此自别有小昆仑也。又案《淮南》之书，昆仑之上，有木禾、珠树、玉树、璇树，不死树在其西，沙棠、琅玕在其东，绛树在其南，碧树、瑶树在其北。旁有四百四十门，门间四里，里间九纯，纯丈五尺。旁有九井，玉横维其西北隅，北门开，以纳不周之风，倾宫、旋室、县圃、凉风、樊桐，在昆仑闾阖之中，是其疏圃，疏圃之池，浸之黄水，黄水三周复其源，是谓丹水，饮之不死。河水出其东北隅，赤水出其东南隅，洋水出其西北隅，凡此四水，帝之神泉，以和百药，以润万物。昆仑之丘或上倍之，是谓凉风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谓玄圃之山，登之乃灵，能使风雨。或上倍之，乃维上天，登之乃神，是谓太帝之居。禹乃以息土填鸿水，以为名山，掘昆仑虚以为下地。高诱曰：地或作池。则以仿佛近佛图调之说。阿耨达六水，葱岭、于阗二水之限，与经史诸书，全相乖异。又案《十洲记》，昆仑山在西海之戌地，北海之亥地。去岸十三万里，有弱水，周匝绕山，东南接积石圃，西北接北户之室，东北临大閼之井，西南近承渊之谷。此四角大山，实昆仑之支辅也。积石圃南头，昔西王母告周穆王云，去咸阳四十六万里，山高平地三万六千里，上有三角，面方，广万里，形如偃盆，下狭上广。故曰昆仑山有三角。其一角正北，干辰星之辉，名曰阊风巔；其一角正西，名曰玄圃台；其一角正东，

名曰昆仑宫。其处有积金，为天墉城，面方千里，城上安金台五所，玉楼十二。其北户山、承渊山又有墉城，金台玉楼，相似如一。渊精之阙，光碧之堂，琼华之室，紫翠丹房，景烛日晖，朱霞九光，西王母之所治，真官仙灵之所宗。上通旋机，元气流布，玉衡常理，顺九天而调阴阳，品物群生，希奇特出，皆在于此。天人济济，不可具记。其北海外，又有钟山，上有金台玉阙，亦元气之所含，天帝居治处也。考东方朔之言，及《经》五万里之文，难言佛图调、康泰之《传》是矣。六合之内，水泽之藏，大非为巨，小非为细，存非为有，隐非为无，其所苞者广矣。于中同名异域，称谓相乱，亦不为寡。至如东海方丈，亦有昆仑之称，西洲铜柱，又有九府之治。东方朔《十洲记》曰：

方丈在东海中央，东西南北岸，相去正等。方丈面各五千里，上专是群龙所聚，有金玉琉璃之宫，三天司命所治处，群仙不欲升天者，皆往来也。张华叙东方朔《神异经》曰：昆仑有铜柱焉，其高入天，所谓天柱也。围三千里，圆周如削，下有回屋，仙人九府治。上有大鸟，名曰希有，南向，张左翼覆东王公，右翼覆西王母，背上小处无羽，万九千里，西王母岁登翼上，之东王公也。故其柱铭曰：昆仑铜柱，其高人天，圆周如削，肤体美焉。其鸟铭曰：有鸟希有，绿赤煌煌，不鸣不食，东覆东王公，西覆西王母，王母欲东，登之自通，阴阳相须，惟

会益工。《遁甲开山图》曰：五龙见教，天皇被迹，望在无外，柱州昆仑山上。荣氏注云：五龙治在五方，为五行神。五龙降天皇兄弟十二人，分五方为十二部，法五龙之迹，行无为之化，天下仙圣治。在柱州昆仑山上，无外之山在昆仑东南万二千里，五龙、天皇皆出此中，为十二时神也。《山海经》曰：昆仑之丘，实惟帝之下都，其神陆吾，是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囿时。然六合之内，其苞远矣，幽致冲妙，难本以情，万像遐渊，思绝根寻。自不登两龙于云辙，骋八骏于龟途，等轩辕之访百灵，方大禹之集会计。儒、墨之说，孰使辨哉！

又出海外，南至积石山下，有石门。

《山海经》曰：河水入渤海，又出海外，西北入禹所导积石山。山在陇西郡河关县西南羌中。余考群书，咸言河出昆仑，重源潜发，沦于蒲昌，出于海水。故《洛书》曰：河自昆仑，出于重野。谓此矣。径积石而为中国河，故成公子安《大河赋》曰：览百川之宏壮，莫尚美于黄河；潜昆仑之峻极，出积石之嵯峨。释氏《西域记》曰：河自蒲昌，潜行地下，南出积石。而《经》文在此，似如不比积石，宜在蒲昌海下矣。

卷二

河水

又南入葱嶺山，又从葱嶺出而东北流。

河水重源有三，非惟二也。一源西出捐毒之国葱嶺之上。

西去休循二百余里，皆故塞种也。南属葱嶺，高千里。《西河旧事》曰：葱嶺在敦煌西八千里，其山高大，上生葱，故曰葱嶺也。河源潜发其嶺，分为二水，一水西径休循国南，在葱嶺西。郭义恭《广志》曰：休循国居葱嶺，其山多大葱。又径难兜国北，北接休循，西南去罽宾国三百四十里。河水又西径罽宾国北。月氏之破，塞王南君罽宾，治循鲜城。土地平和，无所不有，金银珍宝，异畜奇物，逾于中夏，大国也。山险，有大头痛、小头痛之山，赤土，身热之阪，人畜同然。河水又西径月氏国南。治监氏城，其俗与安息同。匈奴冒顿单于破月氏，杀其王，以头为饮器。国遂分，远过大宛，西居大夏，为大月氏；其余小众不能去者，共保南山、羌中，号小月氏，故有大月氏、小月氏之名也。又西径安息国南，城临妫水，地方数千里，最

大国也。有商贾车船行旁国，画革旁行为书记也。河水与蜺罗歧水同注雷翥海。释氏《西域记》曰：蜺罗歧水出阿耨达山之北，西径于阗国。《汉书·西域传》曰：于阗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又西径四大塔北。释法显所谓紵尸罗国，汉言截头也。佛为菩萨时，以头施人，故因名国。国东有投身饲饿虎处，皆起塔。又西径犍陀卫国北。是阿育王子法益所治邑。佛为菩萨时，亦于此国以眼施人，其处亦起大塔。又有弗楼沙国，天帝释变为牧牛小儿，聚土为佛塔，法王因而成大塔，所谓四大塔也。《法显传》曰：国有佛钵，月氏王大兴兵众，来伐此国，欲持钵去，置钵象上，象不能进；更作四轮车载钵，八象共牵，复不进。王知钵缘未至，于是起塔留钵供养。钵容二斗，杂色而黑多，四际分明，厚可二分，甚光泽。贫人以少花投中便满；富人以多花供养，正复百千万斛，终亦不满。佛图调曰：佛钵，青玉也，受三斗许，彼国宝之。供养时，愿终日香花不满，则如言；愿一把满，则亦便如言。又案道人竺法维所说，佛钵在大月支国，起浮图，高三十丈，七层，钵处第二层，金络络锁县钵，钵是青石。或云悬钵虚空。须菩提置钵在金机上，佛一足迹与钵共在一处，国王、臣民，悉持梵香、七宝、璧玉供养。塔迹、佛牙、袈裟、顶相舍利，悉在弗楼沙国。释氏《西域记》曰：犍陀越王城西北有钵吐罗越城，佛袈裟王

城也，东有寺。重复寻川水，西北十里有河步罗龙渊。佛到渊上浣衣处，浣石尚存。其水至安息，注雷翥海。又曰：捷陀越西，西海中有安息国。竺枝《扶南记》曰：安息国去私河条国二万里，国土临海上，即《汉书》天竺安息国也。户近百万，最大国也。《汉书·西域传》又云：梨轩、条支临西海。长老传闻，条支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尝见。自条支乘水西行，可百余日，近日所入也。或河水所通西海矣。故《凉土异物志》曰：葱岭之水，分流东西，西入大海，东为河源，《禹记》所云昆仑者焉。张骞使大宛而穷河源，谓极于此，而不达于昆仑也。河水自葱岭分源，东径迦舍罗国。释氏《西域记》曰：有国名伽舍罗逝。此国狭小，而总万国之要道无不由。城南有水，东北流，出罗逝西山。山即葱岭也。径岐沙谷，出谷分为二水。一水东流，径无雷国北。治卢城，其俗与西夜、子合同。又东流，径依耐国北。去无雷五百四十里，俗同子合。河水又东，径蒲犁国北。治蒲犁谷，北去疏勒五百五十里，俗与子合同。河水又东，径皮山国北。治皮山城，西北去莎车三百八十里。

其源出于阼国南山，北流与葱岭所出河合，又东注蒲昌海。

河水又东，与于阼河合。南源导于阼南山，俗谓之仇摩置，

自置北流，径于阼国西。治西城，土多玉石，西去皮山三百八十里，东去阳关五千余里。释法显自乌帝西南行，路中无人，沙行艰难，所经之苦，人理莫比。在道一月五日，得达于阼。其国殷庶，民笃信，多大乘学，威仪齐整，器钵无声。城南十五里有刹寺，中有石靴，石上有足迹，彼俗言是辟支佛迹。法显所不传，疑非佛迹也。又西北流，注于河，即《经》所谓北注葱岭河也。南河又东，径于阼国北，释氏《西域记》曰：河水东流三千里。至于阼，屈东北流者也。《汉书·西域传》曰：于阼已东，水皆东流。南河又东北，径扞弥国北。治扞弥城，西去于阼三百九十里。南河又东，径精绝国北。西去扞弥四百六十里。南河又东，径且末国北，又东，右会阿耨达大水。释氏《西域记》曰：阿耨达山西北有大水，北流注牢兰海者也。其水北流，径且末南山，又北，径且末城西。国治且末城，西通精绝二千里，东去鄯善七百二十里，种五谷，其俗略与汉同。又曰：且末河东北流，径且末北，又流而左，会南河，会流东逝，通为注滨河。注滨河又东，径鄯善国北。治伊循城，故楼兰之地也。楼兰王不恭于汉，元凤四年，霍光遣平乐监傅介子刺杀之，更立后王。汉又立其前王质子尉屠耆为王，更名其国为鄯善。百官祖道横门，王自请天子曰：身在汉久，恐为前王子所害，国有伊循城，土地肥美，愿遣将屯田积粟，令得依威重。遂置

田以鎮抚之。敦煌索昝，字彥义，有才略。刺史毛奕表行貳師將軍，將酒泉、敦煌兵千人，至樓兰屯田。起白屋，召鄯善、焉耆、龟兹三国兵各千，横断注滨河，河断之日，水奋势激，波陵冒堤。昝厉声曰：王尊建节，河堤不溢，王霸精诚，呼沱不流，水德神明，古今一也。昝躬祷祀，水犹未减，乃列阵被杖，鼓噪欢叫。且刺且射，大战三日，水乃回减，灌浸沃衍，胡人称神。大田三年，积粟百万，威服外国。其水东注泽，泽在楼兰国北扞泥城。其俗谓之东故城，去阳关千六百里，西北去乌垒千七百八十五里，至墨山国千八百六十五里，西北去车师千八百九十里。土地沙鹵少田，仰谷旁国。国出玉，多葭苇、桤柳、胡桐、白草。国在东垂，当白龙堆，乏水草，常主发导，负水担粮，迎送汉使。故彼俗谓是泽为牢兰海也。释氏《西域记》曰：南河自于阗东于北三千里，至鄯善人牢兰海者也。北河自岐沙东分南河，即释氏《西域记》所谓二支北流，径屈茨、乌夷、禅善，入牢兰海者也。北河又东北流，分为二水，枝流出焉。北河自疏勒径流南河之北。《汉书·西域传》曰：葱岭以东，南北有山，相距千余里，东西六千里，河出其中。暨于温宿之南，左合枝水，枝水上承北河于疏勒之东；西北流径疏勒国南，又东北与疏勒北山水合，水出北溪，东南流径疏勒城下。南去莎车五百六十里，有市列，西当大月氏、大宛、康居

道。释氏《西域记》曰：国有佛浴床，赤真檀木作之，方四尺，王于宫中供养。汉永平十八年，耿恭以戊己校尉，为匈奴左鹿蠡王所逼，恭以此城侧涧傍水，自金蒲迁居此城，匈奴又来攻之，壅绝涧水。恭于城中穿井，深一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马粪汁饮之。恭乃仰天叹曰：昔貳师拔佩刀刺山，飞泉涌出，今汉德神明，岂有穷哉？整衣服，向井再拜，为吏士祷之。有顷，水泉奔出，众称万岁。乃扬水以示之，虏以为神，遂即引去。后车师叛，与匈奴攻恭，食尽穷困，乃煮铠弩，食其筋革。恭与士卒同生死，咸无二心。围恭不能下，关宠上书求救，建初元年，章帝纳司徒鲍昱之言，遣兵救之。至柳中，以校尉关宠分兵入高昌壁，攻交河城，车师降，遣恭军吏范羌将兵二千人迎恭。遇大雪丈余，仅能至，城中夜闻兵马，大恐，羌遥呼曰：我范羌也。城中皆称万岁，开门相持涕泣。尚有二十六人，及屨穿决，形容枯槁，相依而还。枝河又东径莎车国南。治莎车城，西南去蒲犁七百四十里。汉武帝开西域，屯田于此。有铁山，出青玉。枝河又东径温宿国南。治温宿城，土地物类，与鄯善同。北至乌孙赤谷六百一十里，东通姑墨二百七十里。于此，枝河右入北河。北河又东径姑墨国南，姑墨川水注之，水导姑墨西北，历赤沙山，东南流径姑墨国西。治南城，南至于阗，马行十五日，土出铜铁及雌黄。其水又东南流，右

注北河。北河又东径龟兹国南，又东，左合龟兹川水，有二源，西源出北大山南。释氏《西域记》曰：屈茨北二百里，有山，夜则火光，昼日但烟，人取此山石炭，冶此山铁，恒充三十六国用。故郭义恭《广志》云：龟兹能铸冶。其水南流，径赤沙山。释氏《西域记》曰：国北四十里，山上有寺，名雀离大清净。又出山东南流，枝水左派焉。又东南，水流三分，右二水俱东南流，注北河。东川水出龟兹东北，历赤沙、积梨南流，枝水右出，西南入龟兹城。音屈茨也，故延城矣，西去姑墨六百七十里。川水又东南流，径于轮台之东也。昔汉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于此。搜粟都尉桑弘羊奏言：故轮台以东，地广饶水草，可溉田五千顷以上，其处温和，田美，可益通沟渠，种五谷，收获与中国同。时匈奴弱，不敢近西域，于是徙莎车，相去千余里，即是台也。其水又东南流，右会西川枝水，水有二源，俱受西川，东流，径龟兹城南，合为一水。水间有故城，盖屯校所守也。其水东南注东川，东川水又东南，径乌垒国南。治乌垒城，西去龟兹三百五十里，东去玉门阳关二千七百三十八里，与渠犂田官相近，土地肥饶，于西域为中，故都护治焉。汉使持节郑吉，并护北道，故号都护，都护之起，自吉置也。其水又东南注大河。大河又东，右会敦薨之水，其水出焉耆之北，敦薨之山，在匈奴之西，乌孙之东。《山海经》曰：敦薨之山，

敦薨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瀚泽。出于昆仑之东北隅，实惟河源者也。二源俱道，西源东流，分为二水，左水西南流，出于焉耆之西，径流焉耆之野，屈而东南流，注于敦薨之渚。右水东南流，又分为二，左右焉耆之国。城居四水之中，在河水之洲，治员渠城，西去乌垒四百里。南会两水，同注敦薨之浦。东源东南流，分为二水，涧瀾双引，洪湍濬发，俱东南流，径出焉耆之东，导于危须国西。国治危须城，西去焉耆百里。又东南流，注于敦薨之藪。川流所积，潭水斯涨，溢而为海。《史记》曰：焉耆近海多鱼鸟，东北隔大山与车师接。敦薨之水自西海，径尉犁国。国治尉犁城，西去都护治所三百里，北去焉耆百里。其水又西出沙山铁关谷，又西南流，径连城别注，裂以为田。桑弘羊曰：臣愚以为连城以西，可遣屯田，以威西国，即此处也。其水又屈而南，径渠犂国西。故《史记》曰：西有大河，即斯水也。又东南流，径渠犂国。治渠犂城，西北去乌垒三百三十里。汉武帝通西域，屯渠犂，即此处也。南与精绝接，东北与尉犁接。又南流注于河。《山海经》曰：敦薨之水，西流注于瀚泽。盖乱河流自西南注也。河水又东，径墨山国南。治墨山城，西至尉犁二百四十里。河水又东，径注宾城南。又东，径楼兰城南而东注。盖瓌田土所屯，故城禅国名耳。河水又东，注于瀚泽，即《经》所谓蒲昌海也。水积鄯善之东北，